

容齋三笔

第三册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一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特柯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

然王荊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
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
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
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
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
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
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
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
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

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爲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選蠕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

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
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
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
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兵爲霄壤不侔矣然班
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
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

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
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
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虺蜴胡然厲矣之句
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
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
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
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
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
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

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
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
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
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爲觸犯此數
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
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
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徃徃暗
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

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太宗諱字內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爲人姓如故高宗諱內从勻从口者亦然真宗諱从心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一畫則爲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爲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

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
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
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
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
爲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愿爲江東提刑以
父名中所部遂呼爲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
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
爲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爲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
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
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
渾瑊李懷光蹇詠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
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爲郭藥
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
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爲難
日至亘溫不能留王猛使爲符堅用唐莊宗不
能知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

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
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
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
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
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閒云
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
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
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
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

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
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
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旣而果召與相見躊
躇未用閒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
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旣至夏國夏人倚爲謀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
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閒使諜者矯
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

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
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王
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
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
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
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
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
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爲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爲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衡道永鼎吉之

桵栴櫨溫台衢吉之檇永澧處之槻樟潭柳明
越之杉鄭溜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
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邠宜聖庫
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
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
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號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
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兗澤之
墨歸歙之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
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爲

鑄冶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
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䟽惡於京東北取良
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
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及二
十年天火一夕焚蕪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
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
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
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爲盛世惜之國史志載
其事欲以爲夸然不若掩之之爲愈也沈括筆

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